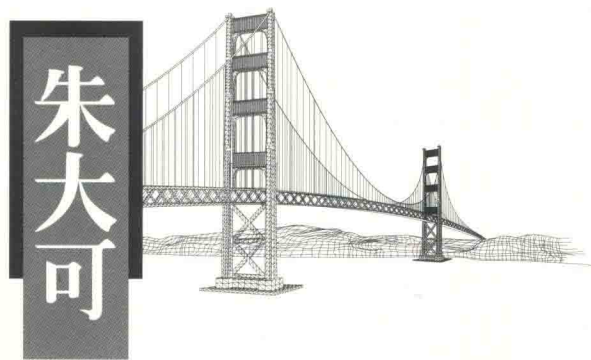


# 马托邦

朱大可眼中  
有着我们未曾体会到的建筑与城市



東方出版社

# 马托邦

朱大可眼中  
有着我们未曾体会到的建筑与城市

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乌托邦 / 朱大可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5060-5129-3

I. ①乌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城市-建筑艺术-研究-北京市②城市-建筑艺术-研究-上海市 IV. ①TU-8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3504 号



乌托邦  
(WUTUOBANG)

作 者: 朱大可

责任编辑: 黄晓玉 史 亮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8 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18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5129-3

定 价: 36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57 6521006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04



## 001 \ 花园:莺歌与毒药

男人和女人一起失去了乌托邦的庇护。但历史上的女人,比男人更痛心于花园的得失。女人是这场失乐园灾难的根源,她由此获得了自己的原罪。

003 \ 花园是女人的乌托邦

007 \ 花园是亡灵的安魂所

011 \ 江南园林的折叠时空

021 \ 章华宫的细腰文明

025 \ 阿房宫的辞赋火焰

029 \ 圆明园的奢靡幻像

## 035 \ 迷墙:风景与哲学

第一个制造墙垣的人,假借各种遮拦危险的名义,带给人一种自我责罚的工艺。这就是建筑和建筑师的真实意义:他模仿伊甸园的结构,在人间修葺连绵无尽的墙垣。

037 \ 墙的精神分析

045 \ 长城脚下的国族叙事

050 \ 哭墙上的眼泪与教义

054 \ 柏林记忆:大墙、逃亡和涂鸦

057 \ 世界需要一张轻柔的皮

## 063 \ 中国建筑的母题冲突

我们的建筑空间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,它似乎是以牺牲对时间(永恒性)的感受性为代价的,但这其实是重大的文化错觉。



065 \ 石器文明与木器文明

072 \ 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

078 \ 圆形政治与矩形政治

## 087 \ 照射中国的光线

电灯照亮了那些诞生物欲和情欲诞生的场所。在那些场所,电灯是斡旋者,它敦促白昼与黑夜达成戏剧性的和解,城市自此走出了漫长的童年。

089 \ 感官饥饿的庆典疗法

093 \ 火炕:人口制造业的最大机密

097 \ 瓦斯灯里的忧伤气体

100 \ 电灯是权力的象征

103 \ 霓虹灯下的哨兵

106 \ 光明城市的乌托邦

109 \ 焰火影像的礼赞

## 113 \ 权力美学与新建筑运动

颠覆式的权力美学无视居民和老建筑的情感联系,无视人的生活经验与记忆,无视旧建筑与历史文明之间的表意关系,也无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。

115 \ 嬴政和朱棣的形象工程

120 \ 奇迹背后“看不见的手”

127 \ 高楼上的“顶戴”和“皇冠”

130 \ 摩天大楼的阳具政治

133 \ 混凝土暴政和城市硬化危机

## 137 \ 十里洋场咏叹调动

在发生过来自上海衡山路的第一声尖叫之后,许多蝴蝶都在预谋发出类似的尖叫。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



的年代已经降临,对此我将洗耳恭听。

- 139 \ 情欲在上海尖叫
- 145 \ 外滩的精神分裂
- 148 \ 南京路的歌舞霓虹
- 151 \ 衡山路的文化碎片
- 155 \ 淮海路的肉身战争

### 163 \ 空间的乌托邦

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;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,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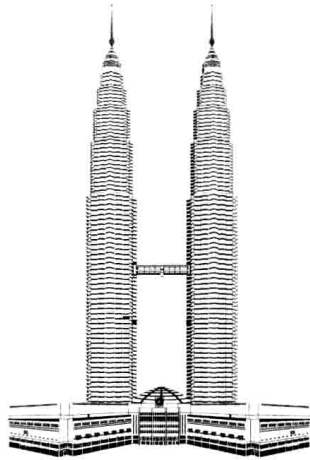
- 165 \ 西方想象运动中的身份书写
- 172 \ 第三世界的乌托邦面孔
- 175 \ 谁主沉浮:两种旧天地的博弈
- 178 \ “新天地”: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
- 182 \ 祈福新村:第二代建筑乌托邦运动

### 185 \ 华夏地理牛皮书

巨大的水车构成了一个时间的隐喻,它要向我们暗示它对岁月的征服。它是一个被市场加工的精细的历史布景,不倦地旋转在众多游客的猎奇镜头里。

- 187 \ 徽州民居的权力布局
- 194 \ 乌镇的乌托邦
- 199 \ 丽江与大理的双城记

### 207 \ 跋



## 花园：莺歌与毒药

男人和女人一起失去了乌托邦的庇护。但历史上的女人，比男人更痛心于花园的得失。女人是这场失乐园灾难的根源，她由此获得了自己的原罪。







## 花园是女人的乌托邦

花园是神的庭院、神的居所的美丽延展，以及神为人安排的家园。在花园涉及的领域，花就是它的基本容貌。花园勾勒了本星球的乌托邦梦想。《创世纪》的记载表明，世界上第一座花园叫作伊甸园（Eden），是神为一个名叫亚当的男人所建，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之处，一个现今叫作“古尔纳”的村落里。神在那个领地创造了各种草木。基督教神学家确认，那些树木和花草象征着某种圣体的存在。此外，还有一条小河向园外流去，一路灌溉园里的植物。这河随后分支为四条支流，它们不仅象征宇宙（四方）的控制系统，也喻指了水与生命的内在逻辑。

植物、水流与动物（蛇），这三大元素被《创世纪》提取出来，构成伟大家园的核心。《创世纪》从未提到任何建筑物。这是蓄意的省略，旨在强化那种人类“知善恶”前状态的质朴性。前建筑时代的人类，被三大元素所定义，散发出光明纯洁的气息。

神又因亚当的寂寞而用其骨头造了一个女人。神指定亚当



为其妻子及其花园的掌管人。但由于蛇和女人一起诱惑他偷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们被一起逐出花园，开始了受难的漫长历程。神还在伊甸园四周安置守护天使，以阻隔人类重返生命树的道路。

这是一种后果极其严重的丧失。男人和女人一起失去了乌托邦的庇护。但历史上的女人，比男人更痛心于花园的得失。女人是这场失乐园灾难的根源，她由此获得了自己的原罪。她的赎罪方式，就是在大地上重建各种伊甸园的复制品，从而引发出一种深切的改变：花园最终成了女人、儿童和老人的乐土。这是深刻的人类学转型。男人被逐出上帝的花园，而女人却重建了自己的世俗花园，成为它不屈的主人。

伊拉克前任大独裁者萨达姆，曾在传说中的伊甸园旧址上建造神殿，指望借此从朝圣者那里获取经济收入。那座伪造的粗劣建筑，一度引来基督徒、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朝拜，但复兴社会党人抽干了那里的流水，把它再度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废墟。这似乎是男人跟花园无缘的最新例证。

有迹象表明，在神和女人夏娃之间，存在着某种秘密的契约。女人用自身的临盆痛苦，向神索取了三种非凡的权利：她在花园里居住的权利、她孩子在花园里嬉戏的权利，以及她父母在花园里居住和养身的权利。只要查一下人类园艺史就会发现，几乎所有的世俗花园，都是女人意志的产物，并且早已成为女人、儿童和老人的乐园。这似乎就是那契约存在的隐形证明。但女人与花园的关系，却是其中最核心的事务。

依据历史记载，上述权利的第一位获取者，无疑就是阿美伊提丝(Amyitis)——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王后。巴比伦大祭司贝罗索斯(Berosus)在《迦勒底》一书中宣称，国王为取悦这个来自弥迪斯王国(Medes)的公主，治疗她的日益严重的思乡病，仿造其故乡的山居环境，于公元前2350年前后，在巴比伦



兴建了“空中花园”。<sup>①</sup>这是女人重返花园的重大里程碑。

这座伟大的世俗花园，距离神的伊甸园不远，是一座高达105米的梯形土山，由若干层平台组成，每个平台就是一座花园。一个庞大的人工灌溉体系在日夜工作，透过水管和人工喷泉，向茂密的植物群落供水。从那些奢华的房间里，可以看到水幕织成的帘子，在炎热的盛夏，花园依然保持了凉爽湿润的气息。它的华丽和优雅，令其他古代建筑都望尘莫及。

我们已经被告知，在巴比伦花园里，女人就是最高的植物，投放在通往神的台阶上，由水和土壤所无限滋养。这是怎样的女人啊，被强权从波斯移植到新巴比伦，栽入国王的奢侈花坛，像一个无限孤独的囚徒。这花园既是祖国母体的复制品，也是她的乐园、寝宫和囚室。最高的植物在那里辗转反侧，痛不欲生。

一则巴比伦的传说向我们指出，王后最后化为鸽子，成仙而去。这传说至少包含了两种暧昧的语义。在巴比伦的神学体系里，鸽子是主管爱与育的女神伊斯塔(Ishtar)<sup>②</sup>身旁的神鸟，巴比伦人甚至直接称少女为“爱情之鸽”。这是女人情欲的公共象征。化身为鸽子，似乎是在暗示王后拥有自己的秘密情人。另一方面，化鸟也是一种含蓄的讣告，宣喻着某种非正常死亡的消息。当鸽子和成仙被编织入同一叙事语句时，就意味着王后的死因，必然跟爱情和对自由的渴望有关。<sup>③</sup>它可能是一次绝望的

---

① 巴比伦空中花园(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)，并未悬吊空中，这个名字出于对希腊文paradeisos一词的意译。而paradeisos一词实际上应直译为“梯形高台”，所谓“空中花园”，指的就是建筑在“梯形高台”上的花园。关于“空中花园”的详细资料，可参阅珍妮·罗伯茨著：《圣经中的文明古城》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版。

② 巴比伦女神伊斯塔(Ishtar)，在中世纪的魔法书中被术士们描绘成堕落天使阿斯塔罗德，而在《圣经·启示录》第17章中，更被斥责为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”。但同时，巴比伦人赞美伊斯塔的颂辞，也被《圣经》所使用，成为赞美神的话语。

③ 在克里特文明中，蛇是大地的象征，而鸽子是天空的象征，在鸽子的语义里包含着对自由的渴望。参见费尔南·布劳岱尔著：《地中海考古——史前史和古代史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08页。



病故，也可能是一次壮怀激烈的自杀，甚至可能是一次偷情被发现后的血腥杀害。

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语汇表宣称，鸽子是洪水终结的标记，也是人与神和解的记号。它要向世人昭示水的神学意义。而在巴比伦花园的体系里，水最初是一种和解与颂扬，而后便趋向于囚禁和毁灭。水和植物都是柔软的栅栏。王后的卧室，被投放于水和植物的深处，被它们所遮蔽，构成不可思议的幽闭与隔绝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花园成了女人的华丽葬地。坟墓是花园生长周期的最后形态。

不仅如此，巴比伦女人不仅是国王的羔羊和囚徒，而且还要承受基督教会的诅咒。《启示录》把巴比伦王国覆灭的责任，归结为伊斯塔女神以及所有“淫乱的女人”。这种历史性的误解，为神学塑造了强大的假想敌。花园里的女人，成为末日象征体系中的伦理学罪人。

但世俗历史学家没有屈从于教会的解释体系。空中花园被编入“世界七大奇迹”的谱系，成为上古文明的瑰丽样板。这种世俗叙事是帝国崇拜的产物，它要在权力祭品的面前赞颂权力。全世界的教科书都在缅怀新巴比伦国王的壮举，哀悼这一美学奇迹的湮灭。

在基督教神学和世俗历史学家之间，出现严重的价值分歧。伦理学和美学的对抗经久不息。巴比伦花园的这种精神分裂，就是文明的悲剧性特点。这双重错乱的唯一意义，就是确立了女人对花园的权利关系。千百年来，花园悄然庆祝着自己新主人的诞生。女人的王国在巴比伦时代就已终结，却在此后的岁月里大量复活，重新屹立于大地之上。花园就是女人的乌托邦，它宣告了女人与鲜花（果实）的永久联盟。

## 花园是亡灵的安魂所

几乎所有的花园文明都是从河流里发育起来的。从两河、尼罗河、印度河（恒河）到黄河（扬子江），这四种伟大的河流滋养了无数的美丽植物，把它们变成了人类的芬芳床褥。花园的涌现，正是水体文明成熟的记号。

苏美尔-阿卡德人的花园文明，向西方缓慢爬行，越过一千年的岁月，进入了北非的尼罗河流域，花园的语义变得更加复杂。底比斯的高级官员内巴蒙，为我们留下一幅名为《花园》的壁画残片，它属于公元前1350年的时光，呈现出历史上最古老的花园景象：椰枣树、棕榈、无花果树、槐树和开满金色大花（或果实）的不知名树木，聚集成了花枝繁茂的果园。

而在古埃及果园的核心，我们看见一座方形池塘，四壁上涂绘着精美的纸莎草纹饰，而在池塘内部，白色睡莲、鸭子和游鱼在安详地生长。这三种事物被水环绕，继而被树拱卫，成为亡灵



透视的中心。睡莲既是上埃及的国家图标，也是亡灵复活的象征<sup>①</sup>，鸭子和游鱼则充当了鲜活的祭品<sup>②</sup>。在神秘的花园里，多义性的符码浮现了。这是行政官员的不朽信念，从金黄色的花蕊里升起，光芒四射，照亮了困倦幽暗的道路。

这其实已经逾越了果园的本质。它被园艺精神所唤醒，洋溢着早期花园文明的宁馨气息。但埃及人并未简单抄袭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明。他们创建出针对亡灵的独特园艺。尽管内巴蒙的花园，只是一幅隐藏在墓穴里的蓝图，却修订了花园的未来属性。从埃及人开始，花园不仅只是生者的乐园，而且可以充当死者的卧榻。这种新的法则被发现、传播、消亡（隐匿）、重现和复兴，再次经过近三千年的漫长岁月，在印度次大陆完成了最后的亮相。

依据简单的时间算术，花园进化时间表已经昭然若揭。从公元前2350年巴比伦的“空中花园”，到莫卧儿帝国的壮丽陵墓，花园的进化耗费五千年以上的岁月，几乎占用了农耕文明生长的关键时段。这同时是植物美学的发育周期，它吁请着历史的等待。我们据此判定，花园就是农业文明的隐秘轴心。跟周

---

① 睡莲：上古时期上埃及的国家象征。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其为“埃及之花”。尼罗河畔莲花主要有红、白、蓝三个品种。红莲花是公元前525年由印度经波斯湾传入埃及的，希罗多德称它为“尼罗河的红百合花”，埃及原住民称其为“科普特蚕豆花”或“埃及蚕豆花”。蓝莲花又叫“阿拉伯睡莲”或“水甘兰”，其花鲜艳夺目。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白莲花，又称百合花或“香翹摇”。古埃及人甚至用睡莲花做兴奋剂，一方面采用其治疗效果，同时也将之浸入酒中以提神和致幻。正是古埃及人开了康复治疗中芳香疗法的先河。睡莲在古埃及似乎也是性爱的象征。男女们手擎蓝色睡莲花，象征他们具备旺盛的性和生殖能力。还有学者认为古埃及人以睡莲为性药。在古埃及人的葬礼中，睡莲花也是太阳神和再生的象征。古埃及人十分重视死后的再生，迫切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如睡莲花夜合朝放那样在未来复活。图坦卡蒙法老的最内层金棺上就有蓝色睡莲的花瓣，他的头像也显现于盛开的蓝色睡莲花之中，以此象征其再生。在《死亡之书》里有专门的符咒，帮助死者化为睡莲。

② 关于鸭子的主题，可以参见埃及古王国（第4王朝）时期墓室画代表作《群鸭图》。埃及贵族的墓葬，为追求“永生”，墓室内流行用壁画作装饰。鸭子是亡灵的祭品，也是亡灵重生时的食物。能作为祭品的还有面包、酒、油、鹅、牛和羊等。



边飞速旋转的事物相比，只有轴心的生长才是最缓慢的。所有伟大的帝国都已在飞旋的运动中烟消云散，但花园却缓慢刻划着庄严的年轮，伫立在那些肥沃的冲积平原上，犹如神的光芒四射的宝座。

莫卧儿帝国的缔造者巴布尔（1483—1530），一个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混血儿，开启了中世纪最后的花园修葺运动。他的孙子阿克巴，印度历史上的伟大君主，也是这个家族中最具天才的园艺师，亲自规划和管理皇家花园，饲养庞大的鸽群。用草坪、花坛、树林、喷泉、水池、宫殿和城堡，构筑了南亚次大陆上最壮观的园艺织体。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，皇家花园一直是帝国权力的瑰丽花边。

第一座亡灵花园是胡马雍陵（Humayun's Tomb），1572年由阿克巴的母后哈密达巴奴督造完工，用以安葬第二代莫卧儿王朝成员。红砂石基座、白色大理石穹顶、笔直的神道、内巴蒙式的方形水塘，所有这些亡灵花园的要素都已具备。它是一件昂贵的实验品，为更伟大的业绩开辟肃穆的道路。方形池塘不仅是水体文明的标识，也是精神清洁的象征，而它的第三种功能，就是形成一面巨大的水镜，折射着亡灵的庄严容貌。

阿克巴大帝的孙子沙贾汗，这个自称“世界皇帝”的君主，继承了中亚突厥人的残暴血脉，杀死父亲并篡夺王位，热衷于用囚犯的身体去饲养孟加拉虎群。同时，他也继承了莫卧儿家族的艺术天才，更狂热地投入了营造花园的事业。在暴力政治学和花园美学之间，存在着神秘的逻辑联系。他拥有五千名嫔妃，却只挚爱着第二任妻子，她难产死后，独裁者的头发因悲伤而变白。沙贾汗为此征用印度、土耳其、波斯、意大利和中国的工匠，耗费数年时间，以胡马雍陵为蓝本，打造出全世界最美丽的亡灵花园——泰姬陵（Taj Mahal），用以安葬那个早夭的女人。泰姬陵拥有两面巨大的水镜（内部的长方形水池和外围的亚穆纳



河），映射出白色穹顶和四个尖塔的影子，呈现着无限圣洁的气象。每一面墙壁都镶嵌着用宝石和黄金拼贴的花朵，它们永不凋谢，盛放在亡灵的四周，散发出奢华的香气。

1657年，沙贾汗被篡位的儿子奥朗则布推翻，囚禁于坚固的阿格拉红堡（Red Fort）。在水位上涨期，从东南角的回廊上，被废黜的王可以眺望亚穆纳河水镜呈现出的陵宫倒影，那似乎就是泰姬的脸庞，它倒悬在果树（生命）和柏树（死亡）之间，发出谜语般的微笑。有一则传说称他用了最古怪的方式——背对着陵园，借助钉在石柱上的镜子进行眺望。<sup>①</sup>这意味着沙贾汗不仅营造了伟大的亡灵花园，而且借助玻璃镜与水镜的套用，发明了双重的镜语，以占有那座梦幻般的花园。

在沙贾汗的视界里，泰姬陵的镜像是双重倒置的：它先是被水镜作了上下的颠倒，继而又被玻璃镜作了左右的反转。没有人知道他究竟看见了什么。但这无疑是最彻底的十字式空间转换，就像某种奇妙的巫术，用以颠倒图画与生死。镜子释放了被囚禁的梦想，并借此开创着世界的全新面貌。

只有篡位的儿子懂得父亲的用意，传说称他下令挖掉了父亲的双眼，以制止那种快乐的镜语游戏。<sup>②</sup>沙贾汗的创造物本体，终于从镜子的影像中分离了出去，他沦为一个盲人长达九年。他是自己缔造的权力的囚徒。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刻，他无力地端坐在囚室里，倾听鸽子用力拍打翅膀的声音。他知道，那是自由的声音，而镜子已经破碎，真主也弃他而去。他所创造的镜语，连同他的花园，被历史的黑暗所吞没。但在另一世俗的时空里，面对泰姬花园的幻象，游客们发出了无限欢喜的赞叹。

---

① 以上传说，援引自印度德里旅行社的官方导游资料。另一说法称，在被关押的地点，沙贾汗只有使用镜子才能看见泰姬陵建筑主体。此说亦录于此，以供读者自查。

② 罗兹·墨菲著，黄磷译：《亚洲史》，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52—265页。





## 江南园林的折叠时空

### 中轴线的挫败

江南园林的咫尺山水，引发了一场伦理-美学的变革。这是明清以来士大夫们最激烈的叛乱。它的造反从中轴线开始，终止在幽秘花园的深处。

中轴线，最初只是某种宇宙线，用以标示子午（N极到S极）两极间磁力圈的中心位置。它是天人合一的地理学基础，被皇家天文学家所揭示，而后逐渐演变为极权线，成为帝国都城格局的权力基线。朱棣营造的紫禁城，在中轴线上堆放了所有的重要政治建筑，犹如木匠沿着自己划定的墨线行走一样。皇家建筑师们洞悉中轴线和权力的逻辑关系。毫无疑问，中轴线就是拉长的皇帝意志，划出皇权的逻辑起点。它是威严的父亲，以及父亲身上的宝石腰带，维系着帝国的政治理性。

权力线的这种坚硬属性，在帝国中后期被逐渐柔化，转而成为一种美学线，用以表达更为单纯的对称信念。城市和陵墓，帝